

两汉

下

话说中华五千年



(清)
黄士恒 著
清远道人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话说中华五千年

两汉演义 (下)

(清) 黄士恒 著 (清) 清远道人 编

黄士恒, 福州永泰人, 生平不详。光绪三十年十二月(1905年1月)前后, 与兄弟黄士复捐资创办西城两等小学堂, 并自任堂长。

清远道人, 生平不详。

话说中华五千年——

中国上古史演义(外一种:秦楚演义)

陈穉常 著

列国志传

(明) 余邵鱼 著

两汉演义

(清) 黄士恒 著 (清) 清远道人 编

东西晋演义

(明) 杨尔曾 著

南北朝演义

(清) 杜纲 著

隋唐五代史演义

(清) 褚人获 许慕羲 著

宋史演义

许慕羲 著

元史演义

田腾蛟 著

明史演义

蔡东藩 著

清史演义

陆士谔 著

民国春秋演义

许啸天著

中华全史演义

(清) 吕安世 著 蔡东藩 编

责任编辑:秦千里

封面设计:张军(moersuo@126.com)

第一二七回 李陵置酒劝苏武 常惠设策动单于

话说苏武被匈奴移到北海牧羊，但以野鼠草根为粮，艰难度日，后来幸得单于弟于靬王周济，赐以牲畜器用。于靬王死后，其众移去，附近有丁灵人见苏武牲畜颇多，欺他孤弱无助，便将牲畜偷去，苏武又遭穷困，但他心中尚希望有日得回中国，所以不肯便死，只是终日手持汉节，带着一群羝羊，在那冰天雪窖之中居住，衣食不周，度日如年。又不时想起家中老母兄弟妻子，久断音信，生死未卜，纵使铁石心肠，也应落泪，此种苦趣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在单于不过爱其忠节，欲使之受苦不过，自然来降，如今为日已久，心想苏武或已回心转意。闻李陵素与苏武交好，便命其前往劝说。

原来苏武自入匈奴，不过一年，李陵便已降胡，二人平日至好，谁知同在匈奴十余年，却并未曾见面。只因李陵身作降人，自觉惭愧，不敢往访苏武。直到武帝末年，奉了单于之命，方始前往北海。此时李陵已受单于封为右校王，又娶单于之女为妻，便率领许多从人，携带无数食物，到了海上，来见苏武。

苏武久闻李陵降胡，也谅他一时失足，违反本心，且事过已久，遂亦不复提及，彼此相见但叙交情。李陵遂命置酒作乐，邀同苏武入席饮酒。二人久别重逢，说不尽别来景况。饮到酒酣，李陵便对苏武道：“单于闻陵与子卿素来相得，故遣陵来劝足下。单于一片虚心；仰慕足下，意欲同享富贵。足下终不得回国，居此无人之地，徒受困苦。虽有忠义，何从表见。且足下离国日久，未知故乡消息。前者长君为奉车都尉，从主上行至雍州栒阳宫，因扶御辇行下除道，偶一不慎，误触旁柱，折断辇轳，有司劾奏大不敬。长君惧罪，伏剑自刎，主上赐钱二百万以为葬费。孺卿为骑都尉，从主上祭河东后土，偏遇宦者与黄门驸马争船，竟将驸马推坠河中溺死，宦者见闹出祸来，自知不免，连忙逃走，主上命孺卿追捕。孺卿遍寻不获，无以复命，心中惶恐，服毒而死。陵初来时，太夫人已不幸弃世，陵曾送葬至阳陵。尊夫人年少，闻已改嫁。家中独有令妹二人，两女一男。今屈指又过十余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有如朝露，何徒自苦如此？陵当初降之际，终日忽忽，几如发狂，自痛有负国家，加以老母囚系保宫，忧心如焚。子卿家已无人，无所顾虑，不愿投降之心，更无以过陵，且主上春秋已高，法令无常，大臣无罪被诛灭者不下数十家，纵得归国，安尚不可知，子卿更为谁尽节？望听陵之计，勿再拘执。

苏武听李陵说他母亲既已去世，兄弟又皆自杀，发妻亦已出嫁，弄得家败人亡，心中何等酸楚，但他立志不降，无论如何，始终不肯改变，因对李陵道：“武父子毫无功德，皆出主上成全，位为将军，爵列通侯，兄弟并蒙亲近，随侍左右，常愿肝脑涂地。今得杀身以报，虽斧钺汤镬亦所甘心，愿勿再言。”李陵见苏武不听其言，只得按下不谈，另说他事。当日酒散，李陵便在海上住宿。次日又与苏武饮酒，谈论中间，李陵屡次用言打动苏武，苏武只作不闻。一连饮了数日，李陵见苏武只是不动，忍不住直说道：“子卿何妨一听陵言。”苏武答道：“武自以为必死久矣，王如定欲武降，请尽今日之欢，效死于

前。”李陵闻言，心知苏武语出至诚，不禁长叹道：“子卿真是义士，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矣！”说罢泪下沾襟，遂向苏武告辞而去。

李陵见苏武生计困难，待欲赠以财产，却嫌自己不忠，对之未免有愧，遂与其妻商议，用其妻名义，赐与苏武牛羊数十头。又想起苏武妻已改嫁，子女不知在否，况兼年纪将老，归国无期，不如劝他纳一胡女，免得孤身无伴，将来生下一男半女，也可接续血脉，因遣人将此意告知苏武。苏武也就应允。李陵乃就自己部下选一女子嫁之，从此苏武有了家室，不至如前寂寞，又得许多牲畜，衣食不至缺乏。丁灵人知是李陵好友，也不敢前来侵盗。

及武帝驾崩，李陵闻知信息，又到北海来见苏武，说道：“近日边界守兵，捕得云中人口，据言自太守以至吏民，皆穿素服，说是主上已崩。”苏武闻言变色惊讶，急问道：“此事确否？”李陵答道：“甚确。”苏武听了便即向南号哭，哭到痛极，不觉呕血。李陵见了，心中自悔不应前来告知，遂极力劝慰一番，自行归去。苏武从此每日早晚哭泣两次，直到数月方罢。当日霍光遣使到了匈奴，问起苏武，匈奴诈言已死，使者不知真假，只得依言回报。过了年余又有汉使到来，以为苏武果死，不复再问。一夜忽有一人求见，使者问其姓名，说是常惠，乃系苏武属吏。使者闻信惊喜，即令人见。

说起常惠自被匈奴另行安置一处，遣人看守，不得自由行动，虽知苏武身在北海，但苦无从一见。心中日夜思归，却又并无办法，只得耐心等候。好在常惠所住之地，距离单于王庭不远，又兼居住已久，通其言语，渐与看守胡人彼此熟悉，交情也就亲密，每有汉使到来，常惠闻信，便留心探听消息，往往知得大概。及闻汉使求觅苏武，匈奴不肯实告。常惠暗想匈奴有意不将我辈放归，似此看来，不免老死胡中，如何是好，除非有人向汉使通一消息，说明所在地，使匈奴无从推托，此事方有希望。常惠想定主意，只放在心里，并不曾告知他人。此次一闻汉使到了，便对看守胡人假说道：“新来汉使，乃我亲戚，我在此十余年，不得家中消息，意欲见他访问明白，免得心中悬念，汝若恐我逃走，不妨同往，但事须秘密，不可使人得知。我意欲趁今夜悄悄前往，谈论数语，便即回来，决不至连累于汝，望汝行此方便。”看守之人听了，慨然应允，因此常惠方得到来。

使者见了常惠，问起情形，常惠备细告知，使者方知苏武尚在。常惠又行近使者身边，附耳说了数语，使者点头应允。常惠不敢久延，便同看守之人告辞回去。到了次日，使者入见单于，照着常惠嘱咐之语说道：“我此来特奉天子命令索回苏武，只因天子一日在上林中射猎，忽见天边一雁飞过，天子亲自拈弓搭箭，向他射去，那雁中箭坠地，左右上前拾取，忽见雁足上系有一物，解开一看，却是一块帛书。书中写道：‘臣苏武现在荒泽之中。’细看书词，确是苏武笔迹。前日汉使问起苏武，单于如何说他已经死，欺骗邻国？如今天怜苏武孤忠，使他帛书得达，又是天子亲手射得，单于更有何说？”单于闻言，与左右面面相觑，心中大惊。本来胡人生性率直，加以迷信甚深，今闻使者之言，以为射雁得书，果有其事，又因自己说谎被人揭破，一时无从回护，便向使者谢过道：“苏武实是尚在。”使者暗想常惠之计果然不错，心中甚喜，即要求单于放之归国。单于与诸贵人商议，只得允从使者之请。

读者试想，匈奴久留苏武，不肯放还，何以一旦慨然应允，只因此时单于年少，其母

阼氏所行不正，国人离心，诸贵人常恐汉兵来攻。卫律曾为单于设策，意欲穿井筑城，建楼藏谷，以资防守。正在兴工之际，有人说道：“胡人不能守城，必被汉兵攻取，反使敌人得了利益。”因此遂命罢工。卫律又时劝单于与汉和亲，可得利益，诸贵人犹豫未决。今见汉使屡次求索苏武，苏武又在此日久，并无投降之意，留之无益于事。又想到马宏亦久留不降，不如一并发归。说起马宏，乃于武帝时与光禄大夫王忠同奉使命，前往西域，道经楼兰，楼兰王私告匈奴，发兵遮阻。王忠力战而死，马宏被擒入胡，匈奴迫其投降，马宏不从，亦被拘留。如今竟得与苏武一同返国，真是幸事。

李陵知得此信，便置酒来与苏武作贺，因说道：“今足下得归中国，名扬匈奴，功显汉室，虽古史所载，丹青所画，不能胜过足下，但恨陵不能追随左右。陵虽不才，假使朝廷稍宽其罪，保全老母，陵亦当效春秋时曹沫劫盟之事以洗大辱，此乃陵所念念不忘者。今家族被诛，为世人所耻笑，陵又何所希望。陵为此言，不过使子卿知得吾心而已。彼此异国，从此一别，更无相见之日了！”李陵说到此处，心中悲愤交集，遂起舞作歌道：

经万里兮度沙漠，为君将兮夺匈奴。

路穷绝兮矢刃摧，士众灭兮名已颓。

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将安归？

李陵歌罢，不禁伤心，流下数行眼泪，遂与苏武珍重而别。匈奴召集苏武从人，除已降及死亡外仅有九人，连马宏一同送归中国。未知苏武归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八回 全汉节苏武归国 谢故人李陵报书

话说苏武娶胡妇已有数年，此次匈奴放之归国，适值胡妇怀孕，苏武因其是异国人，不便携带，遂托李陵为之照顾，自己随带从人九人，与马宏一同起程，始元六年春到了长安。长安吏民闻知，争来观看。苏武当出使时，年方四十，留在匈奴一十九年，及归须发尽白，手中尚持汉节，见者无不感叹。昭帝以苏武奉使全节，命有司预备太牢，使苏武往祭武帝陵庙，即日下诏拜苏武为典属国，赐钱二百万，第宅一区。随来六人，内有常惠、徐圣、赵终根三人，年尚未老，皆拜为郎中，每人赐帛二百匹。其余六人，年老不能任职，每人赐钱十万，使之归家，免其终身力役。独有马宏尽忠守节，不减苏武，偏是归国之后，不闻朝廷有何封赏，又不为世人所称道，以致后世之人，但知苏武，不知马宏。可见人世功名，原也有幸有不幸，清人谢启昆有诗咏苏武道：

辱命何甘引佩刀，廿年海上鬓萧骚。

咽旃不见羝生乳，卧雪惟闻节落旄。

南向心伤龙驭失，北风盼断雁行高。

人生奄忽如朝露，五字河梁惜别劳。

苏武回到家中，其子苏元尚在。同侄辈出来迎接，苏武见子侄等都已长成，回想当日临行之际，老母兄弟妻室团聚一堂，如今一个个死别生离，不能相见，独自一人归家，几如隔世，心中何等伤感。过了一时，匈奴使者到来，带有李陵寄来之书，苏武拆开一看，书中说是胡妇生下一男，母子均尚安好。苏武得书也觉稍慰，于是写成回书，先谢李陵照顾之情，并得其子取名通国。只因路途遥远，不便接回，仍托李陵代为保护。书尾劝说李陵回汉，丁宁再三，写毕封固，仍交匈奴使者带回。

读者试想，李陵降胡已久，家族被诛，更有何面目复回中国？且此次与苏武诀别，曾将自己心事说出，观其语气，已是无意回来。苏武岂不知得，何以又作书相劝。只因霍光及上官桀素与李陵交好，今见苏武已回，便想再招李陵，知得李陵有书寄与苏武，特嘱苏武回书力劝李陵回国。苏武依言作书去后，霍光、上官桀尚恐不能得力，又选得李陵故友陇西任立政等三人，命其前往匈奴，借着奉使为名，暗地示意李陵，请其归来。

任立政等三人到了匈奴，照例入见单于。单于置酒宴请汉使，李陵、卫律皆侍坐两旁。立政等虽得与李陵相见，却因当着大庭广众，不便私语，只得频频以目注视李陵。又不时自以一手摩其刀环，一手暗握李陵之足，立政此种举动，以为环者还也，是说李陵可以还归中国之意。李陵此时已得苏武回书，也知立政意思，难以回答，只好故作不知，立政等也就无法。过了数日，李陵与卫律自携牛酒来到汉使营中，邀请任立政等三人宴饮。任立政等见李陵亲来，心中甚喜，欲趁此时转达霍光、上官桀之言，清其

归国。偏又遇着卫律同来，卫律本是胡种，久降匈奴，一意与汉为敌，若闻此事，必然极力破坏，所以任立政欲言又止，不敢轻于启口。当日李陵、卫律与任立政等一面饮酒，一面赌博，任立政留心观看，李陵、卫律皆身穿胡服，头上挽个椎髻，五人赌了一回，酒已半酣，任立政忍耐不住，便装着醉意，两眼注定李陵，高声说道：“汉廷现已大赦，国内安乐，主上年少，霍子孟、上官少叔用事。”立政说到此处，却又停住。李陵会意，默然不答，目视立政良久，举手自理其发，口中说道：“吾今已著胡服矣！”立政闻言，知其不愿归国，待欲直言进劝，又碍着卫律在座，心中正在着急，恰好卫律起身出外更衣。立政见是说话机会，急说道：“少卿，汝甚劳苦。霍子孟、上官少叔有言，命吾奉告。”李陵闻说问道：“霍与上官想都安好？”立政道：“二人嘱吾来请少卿即归故乡，勿忧不得富贵，强似在此称王。”李陵呼立政之字道：“少公，归国固是易事，但恐再受耻辱将如之何？”李陵话未说完，忽见卫律走进，立即住口。谁知末后数语，已被卫律听得，便对李陵道：“李少卿，古之贤人，不皆终身居住一国。昔日范蠡遍游天下，由余弃戎投秦，并能扬名千古。今君等说话，何以如此亲切？”说罢遂催促李陵一同回去。原来卫律为人极其奸巧，先前见任立政言语神气，便猜到他专为李陵而来，因想得一计，假作更衣，让他说个畅快，却乘二人深谈之际，突然走进，使他无从隐瞒，便好将言拦阻，且使立政等自知事机漏泄，不敢再说辞。立政与李陵说话正在入港，竟被卫律截断话头，心中甚觉不快。及至二人起身告别，立政心想此事既已说穿，索性向李陵问个定着，以便回去复命。于是立政随着李陵走出营外，低声问道：“适间所言之事，君亦有意否？”李陵心中何曾不思回国，但因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归去亦复无聊，况朝廷执政，随时易人，现有霍光、上官桀当权，固可无虞，将来别易他人，难保不生变故，李陵想定，遂辞绝任立政道：“大丈夫不能再辱。”任立政知事不成，过了数日，遂辞别李陵归国。李陵袖出一书，托任立政带交苏武。立政回到长安，入见霍光、上官桀，备述李陵言语，二人见李陵不肯归国，只得由他。立政又将李陵托带之书交与苏武。苏东坡说李陵此书，《汉书》上不曾载出，是齐梁人伪撰的，此言未免太偏，今且不论。当下苏武拆开一看，但见书上写道：

子卿足下，勤宣令德，策名清时，荣问休畅，幸甚幸甚！远托异国，昔人所悲，望风怀想，能不依依？昔者不遗，远辱还答，慰海勤勤，有逾骨肉。陵虽不敏，能不愧然？自从初降，以至今日，身之穷困，独坐愁苦。终日无睹，但见异类。韦阮毳毳，以御风雨。膾肉酪浆，以充饥渴。举目言笑，谁与为欢。胡地玄冰，边土惨裂，但闻悲风萧条之声。凉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夜不能寐，侧耳远听，胡笳互动，牧马悲鸣，吟啸成群，边声四起。晨坐听之，不觉泪下，嗟乎子卿，陵独何心，能不悲哉？与子别后，益复无聊，上念老母，临年被戮。妻子无辜，并为鲸鲵。身负国恩，为世所悲。子归受荣，我留受辱，命也如何？身出礼义之乡，而入无知之俗；违弃君亲之恩，长为蛮夷之域，伤矣！令先君之嗣，更成戎狄之族，又自悲矣！功大罪小，不蒙明察，孤负陵心。区区之意，每一念至，忽然忘生。陵不难刺心以自明，刎颈以见志，

顾国家于我已矣！杀身无益，适足增羞，故每攘臂忍辱，辄复苟活。左右之人，见陵如此，以为不入耳之欢，来相劝勉。异方之乐，只令人悲，徒增忉怛耳。嗟乎子卿！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，前书仓卒，未尽所怀，故复略而言之。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，出征绝域，五将失道，陵独遇战，而裹万里之粮，率徒步之师，出天汉之外，入强胡之域，以五千之众，对十万之军，策疲乏之兵，当新羁之马。然犹斩将搴旗，追奔逐北，灭迹扫尘，斩其枭帅，使三军之士，视死如归。陵也不才，希当大任，意谓此时功难堪矣！匈奴既败，举国兴师，更练精兵，强逾十万。单于临阵，亲自合围，客主之形，既不相如，步马之势，又甚悬绝。疲兵再战，一以当千，然犹扶乘创痛，决命争首，死伤积野，余不满百，而皆扶病不任干戈。然陵振臂一呼，创病皆起，举刃指虏，胡马奔走，兵尽矢穷，人无尺铁，犹复徒首奋呼，争为先登。当此时也，天地为陵震怒，战士为陵饮血。单于谓陵不可复得，便欲引还，而贼臣教之，遂使复战，故陵不免耳！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，当此之时，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然犹七日不食，仅乃得免，况当陵者，岂易为力哉？而执事者云云，苟怨陵以不死，然陵不死罪也！子卿视陵，岂偷生之士，而惜死之人哉？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？然陵不死有所为也，故欲如前书之言，报恩于国主耳。诚以虚死不如立节，灭名不如报德也。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，曹沫不死三败之辱，卒复勾践之仇，报鲁国之羞，区区之心，窃慕此耳。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，计未从而骨肉受刑，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。足下又云：“汉与功臣不薄，子为汉臣，安得不云尔乎？”昔萧樊囚系，韩彭蒯醢，晁错受戮，周、魏见辜。其余佐命立功之士，贾谊、亚夫之徒，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将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谗，并受祸败之辱，卒使怀才受谤，能不得展，彼二子之遐举，谁不为之痛心哉？陵先将军，功略盖天地，义勇冠三军，徒失贵臣之意，到身绝域之表，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，何谓不薄哉？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，适万乘之虏，遭时不通，至于伏剑不顾，流离辛苦，几死漠北之野，丁年奉使，皓首而归，老母终堂，生妻去帷，此天下所希闻，古今所未有也。蛮貊之人，尚犹嘉子之节，况为天下之主乎？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，受千乘之赏，闻子之归，赐不过二百万，位不过典属国；无尺土之封，加子之勤，而妨功害能之臣，皆为万户侯；亲戚贪佞之类，悉为廊庙宰。子尚如此，陵复何望哉？且汉厚诛陵以不死，薄赏子以守节，欲使远听之臣，望风驰命，此实难矣，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。陵虽孤恩，汉亦负德。昔人有言：“虽忠不烈，视死如归。”陵诚能安，而主岂复能眷眷乎？男儿生以不成名，死则葬夷狄中。谁复能屈身稽顙，还向北阙，使刀笔之吏，弄其文墨耶？愿足下勿复望陵。嗟乎子卿！夫复何言。相去万里，人绝路殊，生为别世之人，死为异域之鬼。长与足下，生死辞矣，幸谢故人，勉事圣君。足下胤子无恙，勿以为念，努力自爱。时因北风，复惠德音，李陵顿首。

苏武阅书,为之叹息。后李陵在匈奴二十余年,竟死于胡中。李陵书中极言苏武回国,朝廷封赏过薄,此事本出霍光主意,霍光对于爵赏,甚为慎重,惟恐过滥,其意尚是敬重苏武,有此特别待遇。旁有上官桀素与苏武交好,又因种种事故,与霍光不睦,遂代苏武不平。却借燕王刘旦上书诉说,因此闹出一场大祸,几乎连累到苏武身上。未知上官桀何故与霍光不睦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九回 丁外人私侍公主 上官桀谋害霍光

话说武帝当日遗诏使霍光辅佐，以金日磾、上官桀为之帮助。又念他三人擒捕马河罗、马通有功，未行封赏，遂另作遗诏封金日磾为秭侯，霍光为博陆侯，上官桀为安阳侯。及武帝既崩，霍光与群臣开读遗诏，金日磾见了便对霍光说道：“现在主上年幼，我三人职掌大权，要若遽受封爵，不免惹人议论，且将此事搁起。”霍光听了点头称是，上官桀也就无言。到了昭帝始元元年九月，金日磾忽得一病，日见沉重。霍光恐其不起，因想到金日磾一生忠诚谨厚，当日马河罗蓄谋行刺，若非日磾留心保护，先帝几致不免。如今临死未受封赏，何以显朝廷崇德报功之意，遂入与昭帝言明，下诏封之。日磾病在床上，奄奄一息，不能起立，卧受印绶，一日便死，时始元元年秋九月也。昭帝甚加痛惜，赐以墓地，从葬茂陵，谥曰敬侯。日磾长子为武帝弄儿，因淫乱为日磾所杀。尚有次子金赏、三子金建皆为昭帝侍中，与昭帝年岁不相上下，每日一同卧起，甚是亲爱。金赏为奉车都尉，金建为驸马都尉。至是日磾身死，金赏嗣爵为侯，身佩两绶，金建仅佩一绶。昭帝时年九岁，见他二人所佩印绶，兄多弟少，心欲二人一律，便对霍光道：“金氏兄弟两人，何不使他同佩两绶？”霍光对道：“金赏乃因嗣父为侯，故得两绶。”昭帝笑道：“封侯岂不在我与将军乎？”霍光对道：“先帝有约在先，有功始得封侯。”昭帝听了也就无语。

先是武帝遗诏本系三人同封，如今既封金日磾，霍光与上官桀也就一同受封。时卫尉王莽之子王忽，身为侍中，在外扬言道：“先帝崩时，忽常在左右，岂有遗诏封三人之事，此乃群儿自相贵耳！”霍光闻言大怒，切责王莽。王莽遂将王忽毒死。旁有宾客见霍光权震一时，遂进言道：“将军不见昔日吕氏擅权，排斥宗室，不与共事，是以天下不信，卒至灭亡。今将军当国，帝又年幼，宜进用宗室，遇事多与大臣商议，方可免患。”霍光依言，乃选宗室中可用者，得刘辟疆、刘长乐二人，皆以为光禄大夫，又命辟疆兼守长乐卫尉。金日磾既死，只余上官桀一人帮助霍光。霍光每遇休沐出外，上官桀便代霍光入内判决政事。霍光因他是儿女亲家，素来交好，且又同受顾命，所以相信不疑。但重要事件，仍须由霍光定夺施行。其初二人相安无事，及至为时既久，彼此遇事各执意见，上官桀遂与霍光争权，究竞争他不过，因此积下许多嫌隙。先是霍光使盖长公主入宫供养昭帝，原为她年老寡居，家中无甚牵累，不妨长在宫中。偏遇盖长公主平日闺门不谨，竟与其子宾客河间人丁外人私通，如今被召入宫，宫禁森严，丁外人不得擅行出入。盖长公主心念丁外人，不免时常出外，便有人将此事报告霍光。霍光要想体贴盖长公主之意，遂转告昭帝，下诏令丁外人得侍盖长公主。读者试想，盖长公主身为贵主，恣行淫乱，已是不顾廉耻。丁外人以一个平民，私通公主，论起当时法律，本应伏诛。霍光对于此事，不能按律惩办，只置之不闻不问可矣，岂料他不学无术，又见昔日武帝对于馆陶公主及董偃甚加优待，便以为此事无关紧要，不如下诏成全其事，使公主

得以一心一意照顾主上。只因此举，遂惹起无数事来。

盖长公主当日见此诏书，心中自然欢喜。从此丁外人便得出入宫省，毫无顾忌。光阴荏苒，到了始元四年，昭帝年已十二岁，盖长公主在宫既久，后宫之事，归其掌管，因见昭帝年纪渐长，便欲纳周阳氏之女使之匹配昭帝。说起周阳氏，本系淮南厉王之舅赵兼，得封周阳侯，后因事失爵，遂改姓周阳氏。长公主与之素识，以故欲纳其女。事尚未行，却被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得知。上官安即霍光女婿，生有一女，现年六岁，闻知此事，忽然生心，欲将己女配与昭帝。又想起自己女儿，即是霍光外孙女，此事霍光必然赞成。若得他允许，长公主也无如之何。事成之后，我身为国丈，稳取封侯之贵，何等快意！上官安想得心花怒放，急来寻见霍光，告以己意。霍光因见外孙女尚幼，不肯听从。上官安一场扫兴，回到家中，埋怨丈人太觉拘执，心想失此机会，未免可惜，不肯就此罢手，沉思良久，忽得一计。遂又往见丁外人，他与外人素甚相得，因向之说道：“闻得长公主选择后宫，安有一女，容貌端正，若仰赖长公主之力，得入宫中，立为皇后，使安父子同在朝廷，又有椒房之戚，不胜荣幸，此事成否，全在足下。足下若肯向长公主前尽力成全，安自当感激图报。汉家故事，常以列侯匹配公主，足下奉有明诏，得侍公主，何愁不得封侯？”丁外人闻言，心中甚喜，立即应允。乃入见长公主，备述上官安之语。长公主许诺，于是告知昭帝，立召上官安之女入宫，封为婕妤，拜上官安为骑都尉。过了月余，长公主一心盼望丁外人早得封侯，于是力劝昭帝立上官氏为皇后，并擢上官安为车骑将军，时始元四年春三月也。

当日上官氏得立为皇后，霍光以为是昭帝及长公主之意，并不知上官安与丁外人通谋之事。且因是自己外孙女，不免有点私意，所以不加阻止。过了一年，长公主又使昭帝加封后父上官安为桑乐侯，食邑一千五百户。上官安便恃势骄淫，无恶不作。一日昭帝召入宫中赐宴，上官安宴罢回家，对宾客大言道：“今日与我婿饮酒大乐，见他服饰何等华丽，使人回到家中，几欲自将物件一火烧却。”众人闻言，无不暗笑。

上官安既已得志，心感长公主，便欲为丁外人营谋封侯，但是封拜之权，全在霍光，必须得他允许，于是不时守住霍光，要求封丁外人为侯。霍光任女婿纠缠多次，只是执意不肯。上官安无法，自料身为女婿，终难拗过丈人，不如请其父出面，遂告知上官桀。上官桀依言，又向霍光提及此事。霍光仍然不听。上官桀见封侯无望，便想拜丁外人为光禄大夫，并使得人见昭帝。霍光见丁外人并无材德，如何妄与官职，因此又不许诺。上官桀自觉没趣，归与上官安言之，父子二人见此事不成，自觉无颜以对丁外人。因又别思一法，知得燕王刘旦，乃是帝兄，不得嗣立，心中久怀怨望，遂遣人私与刘旦交结，令其上书请封丁外人为侯。刘旦自从前次谋反不成，数年以来，正在郁郁不得志，今见上官桀父子肯与交结，心中大喜，便想借此联络朝臣，为其党羽，乘机谋取帝位，于是依言遣人上书昭帝，书中说道：“臣与陛下独有长公主为姊，陛下幸使丁外人待之，外人宜受爵号。”昭帝见书，以问霍光，霍光力持不可，昭帝遂将书批驳不准。长公主得知此事始末，遂与霍光有隙。

上官桀父子费尽心力，为丁外人求封，均被霍光把持，不得如愿，心中异常惭愧，便归怨到霍光身上。上官桀自想我当先帝在日，位列九卿，本居霍光之上。如今父子并

为将军，又是国戚，皇后系我孙女，霍光不过是外祖，反得专制政事，令人不平，由是遂起争权之心。正当此时，偏又发生一事。有太医监名充国者，乃是上官桀妻父所爱之人，倚借外戚之势，无故闯入殿中。左右报知霍光，霍光命拿捕下狱，交与刑官讯明复奏，应处死罪。上官桀又向霍光讨情，霍光不允。到了冬月将尽，行刑期近，眼看得充国一命不保，却被长公主闻知，便替充国献马二十匹，求赎其罪，方得减刑免死。上官桀因此深怨霍光，愈加感激长公主。

谁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。丁外人虽不得官爵，却将长公主做他靠山，在长安中武断横行，众人侧目。又与前京兆尹樊福积有仇怨，今见樊福免官家居，因使刺客将樊福射死，事后遂将刺客藏匿长公主第宅。长公主第宅在渭城县，吏役探知踪迹，不敢往捕，便来报与渭城县令得知。渭城县令姓胡名建，字子孟，河东人，乃是一个有名干吏，在武帝时曾为北军军正丞。家中甚贫，出入并无车马，常与士卒一同卧起，待遇士卒，极其有恩，以此众心感激，愿为效力。时有监军御史违背军法，私将军中营垒凿为小室，陈列货物，贩卖求利。军正见了，并不举发。胡建心中大怒，便欲设计诛之，乃对士卒道：“我欲与汝等共诛一人，但看我喝拿便拿，喝斩便斩。”众人同声应诺。恰好一日大阅兵马，监军御史与护军诸校尉一排，坐在演武台上。胡建带同士卒走至台下拜谒，乘着众人不意，迈步走上台来，士卒随后一同上台。胡建指定监军御史，喝令士卒拿下，士卒应声一拥而前，立将监军御史推到台下。胡建又喝道斩首，士卒便将御史一刀两段。此时护军诸校尉，不知何故，大加惊骇。胡建一面将己意告知众人，一面向怀中取出一书，此书乃是胡建预先写就者，即时遣人持去奏闻武帝。书中备述监军御史罪状，又说是按照军法所定，军正不属于将军，将军有罪，军正得以奏闻，至军吏二千石以下如有犯罪，即时行法。“臣乃军正属官，能否行法，不无可疑，但见有犯罪，便当依法办理，不敢推委。臣今已将御史斩首，谨昧死奏闻。”武帝见奏，深喜胡建执法不阿，立即批准。胡建由此名闻一时，后调为渭城县令。

胡建自为渭城令，声名甚好，人心悦服。今闻刺客逃入长公主第宅，遂率领游徼带同兵役前往，将长公主第宅围住，入内搜索，竟将刺客捕获。长公主家人见了，连忙遣人报知长公主。长公主闻信，急与丁外人、上官桀带了许多宾客奴仆，各执兵器，火速回到家中。见胡建已将刺客捕去，问知初行不远，命众往追，众人望见官吏在前，一齐放箭。胡建命吏卒四散而走，大众追赶不及，回报长公主。长公主自以为我是皇帝之姊，县令竟敢围住我家拿人，太觉藐视我了，若不将他惩办，如何甘心，但又想到自己窝藏犯人，也有不是，遂不敢直告胡建，只借游徼出气，乃使仆射捏辞告道：“渭城令游徼，砍伤公主家奴。”胡建闻知也上书辩白，说是游徼奉公拿捕罪犯，并未伤人。长公主听说大怒，又遣人上书诬告胡建侮辱公主，箭射宅门。又明知属吏砍伤家奴，替他回护，不肯认真究办。霍光见书，知是长公主有意诬陷胡建，置之不理。长公主更加气愤。后来忽值霍光抱病在家，不能亲理政务，上官桀便代霍光办事，于是重翻旧案，检出长公主所上之书，发交有司讯办。有司奉命捕拿胡建，胡建闻报自杀。及至霍光病愈，闻知此事，挽救无及。渭城吏民，皆为胡建称冤，立祠祀之。上官桀父子既因种种事故，与霍光争权，积下许多仇怨，便想设计将霍光除去，自己独揽政权，方得快意。于

是内连盖长公主,外结燕王刘旦。又有御史大夫桑弘羊,自以为创设盐铁均输,为国兴利,立有大功,欲替子弟求官,霍光不许其请,因此怀恨,也与上官桀联为一气。上官桀遂密记霍光过失,寄与刘旦,使上书告发。刘旦许诺,尚未照办。适值霍光前往广明,校阅羽林郎官回京,上官桀遂与诸人密议,欲害霍光。未知上官桀如何设计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三〇回 上官桀谋逆伏诛 燕王旦惧罪自杀

话说上官桀父子欲害霍光，密与桑弘羊商议，欲趁此时遣人通知刘旦，上书告发霍光过失。又恐往返需时，遂决议自替刘旦拟成一书，专待霍光出外休沐之日，遣人奏闻。料想昭帝年幼无知，见书不辨真假。上官桀既替霍光判决政务，便好将书发交有司查办。桑弘羊自任联络朝中公卿，共将霍光捕执。众人议定之后，上官桀将书写好，等候机会。过了几日，恰值霍光归家休息，上官桀便遣亲信心腹之人，持书诣阙告发。书中说道：“臣闻大将军霍光校阅羽林郎官，沿途自称警蹕，并令太官先往置备饮食。又说是中郎将苏武奉使匈奴，被留二十年，及归但为典属国；而大将军长史杨敞并无功劳，反得为搜粟都尉，又擅调幕府校尉。似此专权任意，疑有异心。臣旦愿归还符玺，入宫宿卫，密察奸臣举动，以防发生变故。”昭帝见书，反复看了数遍，觉得情节可疑，便搁置一旁。上官桀欲请将书发下，昭帝知是诬陷，愈加不肯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霍光入宫，方知其事，心中恐惧，遂坐在殿前西阁画室，不敢入内。此室中画有古帝王像，故名画室。昭帝坐在殿上，久候霍光不见到来，只有左将军上官桀在旁侍立。昭帝问上官桀道：“大将军现在何处？”上官桀对道：“大将军因燕王告发其罪，所以不敢擅入。”昭帝乃下诏召大将军霍光。霍光闻诏入内，对着昭帝免冠叩首谢罪。昭帝神色如常，便对霍光道：“将军可即戴冠，朕知此书是假，将军无罪。”霍光见说心中始安，因问道：“陛下何以知其假？”昭帝道：“将军自往广明校阅羽林郎官，并调校尉，至今未及十日，燕王何以得知？且将军即欲谋反，无须校尉。”霍光听了也就恍然大悟。左右近侍及尚书等见昭帝年虽幼小，辨事精明，俱觉惊异。左将军上官桀被昭帝说出破绽，吓得汗流浹背，只得强自支持。此时元始六年，昭帝年方十四岁也。

昭帝既料燕王所上之书是假，便命捕拿上书之人。上书人果然逃走。有司寻觅不得，回奏昭帝。昭帝愈觉其假，因此大怒，通飭各地官吏严密查缉，务获究办。上官桀见了十分忧虑，惟恐上书人一旦被获，究出是他主谋，其罪不小遂乘间向昭帝说道：“此等小事，不必穷究。”昭帝不听。上官桀只得将上书人藏匿一处，嘱其切勿出面，以此未被官吏破获。上官桀因此计害不倒霍光，便又想得一离间方法，使自己亲信之人，时在昭帝前诉说霍光之短。谁知昭帝闻言，便发怒道：“大将军乃是忠臣，先帝所托，使之辅佐朕躬，敢有妄加毁谤者，即行办罪。”由此上官桀等不敢再言。

原来昭帝自见假书之后，觉得上官桀不足倚任，遂亲信霍光，疏远上官桀。上官桀自思所谋屡次不成，反弄得霍光地位日固，自己恩宠日衰，心中愈觉不甘。遂与其子上官安密议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举行篡夺之事，先杀霍光，废昭帝，再诱燕王入京诛之，然后自立为帝。上官桀父子计议既定，又料盖长公主、桑弘羊未必许他篡位，于是瞒住二人，但说是废去昭帝，迎立燕王，盖长公主及桑弘羊不知上官桀心事，遂皆依允。旁有亲信之人，闻知此事，私对上官安说道：“似此举动，将置皇后于何地？”上官安答道：

“古语有云‘逐鹿者不顾兔’，言不能因小失大也。况依赖皇后，始得尊贵。一旦主人改变心肠，虽欲求为平民，亦不可得。此乃百世一时之事，不可错过。”其人无言而退。上官桀乃与众人打算下手方法，末后议得一策，使长公主置酒邀请霍光，俟其到来，伏兵杀之。又遣人通知燕王刘旦，令其早作预备，等候此间起事，得有信息，速即起身来京。燕王刘旦一向欲谋为帝，自与上官桀私相交结，屡次派遣幸臣寿西、长孙纵之等十余人，赍持金银珍宝以及好马，分赠长公主、上官桀、桑弘羊等，原想买得诸人之心，作为内应，以便乘机篡夺帝位。如今接到上官桀来书，说是迎他为帝，不禁大喜，遂写成回书，许立上官桀为王。一面连结郡国豪杰千余人，为其声援，又恐消息迟缓，乃命设置驿马，以便往来通信。

燕王刘旦一心安排为帝，遂将此事备细告知燕相平，问其意见。平对道：“大王前与刘泽结谋，事尚未成，便被发觉。皆由刘泽素性自大，喜轻慢人，以致失败。平闻左将军为人轻佻，车骑将军年少骄傲，臣恐其复为刘泽，不能成事。更恐其事成之后，反叛大王，未可轻信。”刘旦听了大不谓然，且言我乃先帝长子，天下所信，何虑他人反叛，相平遂不敢再言。过了一时，刘旦对群臣说道：“近得盖长公主来信，中言欲举大事，所虑者独有二人，即大将军霍光与右将军王莽。今右将军已死，丞相又病，看来此事必成，不久便有使者前来召我。”遂分付群臣各自收拾行装，准备起程。

刘旦正在高兴，谁知宫中一连发生许多灾异。一日天降大雨，众人皆见有一道长虹下垂宫中，吸饮井水，顷刻之间，井水都尽。后宫永巷之中，群猪忽然发狂，闯出猪圈，突入厨房，直奔灶上，将灶破坏，灶上有锅六七个，都被群猪衔出，放在殿前。又见一群乌鹊在宫中池上争斗，群乌斗败，纷纷坠入池中而死。更有一鼠立在王宫端门之中，旋转跳舞。近侍报知刘旦。刘旦亲自来看，那鼠见了多人，并不惧怕，犹自跳舞不休。刘旦心疑鬼神为祟，便命官吏排下酒肴祭奠，并无效验。那鼠一直跳舞至一日一夜，方始力尽倒地而死。又一日殿门忽自关闭，数人尽力推之不开。城上无故发火，众官闻信齐集，指挥兵役，奋勇扑灭，已将城门烧尽。又有大风一阵，卷地而来，吹得天地昏暗，耳边但闻呼呼作响，势如千军万马，所过之处树木皆折，或竟连根拔出，宫城上城楼全座皆被吹倒。天上又坠下一颗流星，声震远近。种种怪异，层见叠出，宫中自后姬以下人人震恐。刘旦因此受惊得病，于是遣人四出祈祷鬼神。时有宾客吕广等善观天文，入见刘旦说道：“本年九十月间，当有兵马围城，又汉廷当有大臣被戮而死。”刘旦听了，愈加忧惧，对吕广道：“谋事不成，妖异屡现。兵气将至，如何是好？”刘旦此时颇有悔心，但已势成骑虎，只得听之而已。

果然不久长安忽有急报到来，说是密谋败露，同谋诸人皆死。刘旦闻信大惊失色，急向来人查问详情，来人备细说知。原来盖长公主谋请霍光饮酒，乘间杀之，事尚未行，却有前充稻田使者燕仓之子，现为公主舍人，闻知此事，私告其父燕仓。燕仓见事关重大，不能隐瞒，因想起大司农杨敞，是霍光心腹之人，便来告知杨敞。说起杨敞，乃华阴人，本在大将军幕府当差，霍光爱其谨厚，用为军司马，渐升大将军长史，未几擢为搜粟都尉，至是官至大司农。杨敞为人无甚才能，又兼庸懦畏事，偏是霍光看得中意，将他提拔。上官桀旁观不服，所以前替燕王上书，曾将杨敞与苏武比较，说他无功取